

## 我家住在运河边

千百年来，大运河蜿蜒流淌，在东光县留下了谢家坝水利工程，留下了码头沉船、御河行宫等文物古迹，它们宛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运河两岸，诠释着运河璀璨的文化、悠长的记忆。同时，两岸百姓也在运河滋养下开枝散叶，培育子孙、涵养家风。

连镇戈氏，一个值得记述的家族。当年，戈家不仅拥有良田万亩，恢宏的庄园远近闻名，而且兴学重教，仅明清时期就走出过多位进士。几百年来，戈氏家族乐善好施、家风淳厚的故事，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传颂不息，随大运河绵延流淌。

东光连镇戈氏：  
历史深处的名门望族

杨静然 匡淑梅

## “双千顷”戈家 运河边的大家族

戈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，但其从远古至明清，溯源流布比较清晰。据清代王相《百家姓考略》记载：“戈，郡望临海郡。系出古寒国。”

清代光绪二十八年，戈氏再续族谱，连镇戈氏第十七世戈炳策详细记述了东光戈氏的渊源：“遥溯鼻祖为夏禹之支裔，就封于戈国，后遂以国为姓，派延如氏。绵绵翼翼，洎今历四千余年，源远者所由流长也。前明靖难兵后，文皇帝定鼎燕京，维时畿辅之内人民稀少，乃迁各省大姓，以实畿甸，十七世祖惟善公，由浙之嘉兴徙居景州之连窝镇，嗣后瓜绵椒衍，代绍书香。”

由此可知，连镇戈氏原籍为浙江嘉兴，明永乐年间迁至直隶河间府景州连镇，现繁衍的村庄有东光县连镇皂户陈村、景县连镇大端庄、阜城县的戈家坟等。

明代“靖难之役”后，河北、山东等地人口流亡，大片土地荒芜。因此，朝廷多次颁布移民垦荒生产政策，同时，推行轻租薄赋。永乐年间，北迁的戈家拥有了大片土地，再加上善于管理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地主。

据《东光县志》记载，戈家的土地最多时达20万亩，跨东光、阜城、景县、交河等7个县。由于经营有方，戈家在清代乾隆年间，更是挂上了“双千顷”的牌子。

这“双千顷”的牌子可是有讲究的。当时有规定，只要挂了“千顷牌”，国家就免收皇粮国税，但遇战事、自然灾害时，国家向这些大户借粮，借多少，就得给多少，借不出就要受处罚。一般的地主都不敢挂“千顷牌”，更别说挂“双千顷”的牌子了。

在皂户陈村，有一句老话儿非常形象：“马跑百里不吃人家的草，人行百里不喝人家的水。”说的就是戈家地多。戈家人坐着马车进京，一路上，走的是戈家的地，牲口吃不着别人的草。

戈氏的后人说，戈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，还管理得有条不紊。

“当时，附近大多数村子是戈氏的佃户庄，整个庄子的土地都是戈家的。在这个庄子里，每一户都给戈家种地，每村有一个场院，用于夏秋收割、碾压、晒粮，场院里牲口、农具等齐全。每年春天，戈家的总管要到各村看青苗、定产量，记录在册，到了夏秋收获时，按册收缴田租。如遇灾年，管家还要到地里查看灾情，酌情减收田租。如果个别农户因家里有困难，可免除当年田租。”连镇戈氏第二十一世孙戈彦良说。

戈家收了田租，交完国家田赋后，剩余的收归自家粮仓储存，这算是完成了一个生产周期。

戈氏后人还讲述了一个戈家和地



戈氏“八大院”遗留的老物件

名的故事。

今衡水市阜城县码头镇西北方向有个小管庄，村子不大，有一百多口人，这个村正式的名字叫太平庄。很早以前，小管庄所在的位置没有村庄，当时周围还有小李庄、曲龙河等村子，都是戈氏的庄子。由于这一片土地较多，戈家就雇了东光大石庄一户姓石的长工。他在这里盖了房子，管理地里的庄稼。时间一长，周围郝庄、小宗庄等村子里的佃户也在这里盖房子居住，聚集了几十口人。别的

村子庄稼收完都要缴纳田赋，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只管干活，至于缴税的事，东家就给办完了。人们便说：“这个村子真是太平庄子，什么事也没有。”久而久之，就有了“太平庄”这个名字。

至于小管庄这个名字，得从这个姓石的人说起。这个人长在这里常年住着，人们有个大小事都找他这个管事的。慢慢地，就口口相传，把他和这些佃户住的这一片地方叫作“小管庄”了。

## 连镇“戈氏八大院”远近闻名

古今中外，凡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庄园，庄园内包括住宅、园林等，迂回曲折，雕梁画栋。戈家也不例外。戈家庄园因其恢宏气派而远近闻名，被誉为“戈家八大院”。

戈彦良说，这“八大院”是两支戈姓八户所建，分前三院后五院，每一个院都独立完整，房屋间间不止，还有二层小楼。

皂户陈村村民刘文章，是村里的老户，父亲曾在戈家做管家。他从小在“八大院”长大。几年前，老人在

世时曾介绍说，“八大院”每一个院都有一个吉祥儒雅的堂号，有“裔运堂”“心逸堂”“亚逸堂”“立本堂”等。最兴旺时，有一千多间房。

2008年前后，刘文章曾画过“八大院”的复原图，将其布局和堂号一一标注。众人看后，惊叹不已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戈家的富裕声闻千里，民间曾有“不到皂户陈，看不见富人”的说法。

戈家“八大院”曾是附近村子村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，大家都引以为

荣。但后来，庄园也逐渐走向了衰落。

19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捻军进入东光，给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很大损失。《戈氏族谱》记载，就是这次，“八大院”被炮火所击，大部分被夷为平地，祠堂也未能幸免。连世代相传的旧家谱都丢失了，这对戈家无疑是一次劫难。

虽然后来“八大院”又进行了重修，但规模已不复从前。到了清末年间，时局动荡，大片的土地荒芜，这

给以地租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戈家又一次沉重打击。再后来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，民不聊生，摇摇欲坠的戈家后人纷纷离开了“八大院”。

此后，“八大院”无人修缮与管理，日渐倒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已经衰颓的“八大院”仍有剩余房产，先后做了县粮库和师范学校。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便已全部倒塌。

附近的老人常感叹：如果“八大院”还在，那在全省也是数得着的。

## 兴学重教出人才 家风淳厚传佳话

了一个与戈氏有关的事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一名叫钱锡的人进京参加会试，路过运河边的连镇，不幸得病去世。当时，他的哥哥钱镇把丧礼办完，打听到连镇当地的名门望族有姓戈的，就前去求借一间屋子，用来停放弟弟的棺材。戈氏不仅答应得毫无难色，打开正门，请棺材进来，家人还都披麻戴孝，很是隆重。第二年，钱镇返回南方老家时，才带着弟弟的棺木返程。作者在叙述完这段故事后，感慨地写道：“古道厚德，戈殆罕其伦匹焉！”戈氏的古道热肠，深厚德泽，几乎特立于其他家族。

那么，文中的钱锡、钱镇又是谁呢？据文史爱好者考证，钱氏乃浙江望族，背景得好。

钱镇（1509—1596），字守中，号南离，改号澹庵，浙江归安人。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己未科进士，累官兵部郎中。退休归乡后，创建思溪精舍，又结逸老社。他是明代理学名儒，一生著述丰富，有《国计边防风俗书》《古今通史》《经正录》《学术书内外篇》等。

在连镇去世的钱锡，字与冲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乙卯科举人。钱氏先世为吴越武肃王钱镠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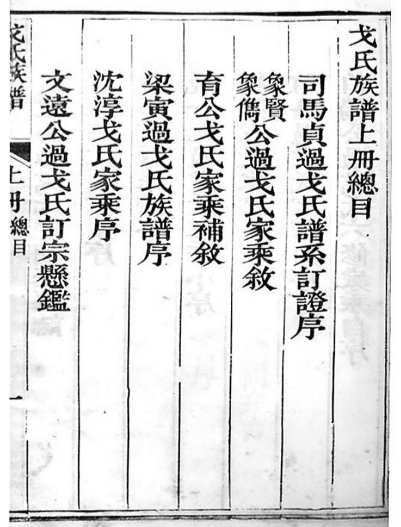
裔，自古名人辈出。钱镇的儿子钱士完为万历八年（1580）庚辰科进士，官至右金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钱镇的孙子钱元懋为天启五年（1625）乙丑科进士，官至太仆寺少卿，曾弹劾魏忠贤专权。近代以后，钱氏也是人才济济，如中国现代思想家、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，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、中国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，等等。

东光戈氏与浙江望族钱氏有此段故事，也是南北文化在大运河上交织出的一段佳话。

《戈氏家乘》还收录了李宗侗的一篇序。李宗侗（1895—1974），河北高阳人。早年随叔父李石曾留学法国，毕业于巴黎大学。1924年返国，执教于北京大学、中法大学。1926年至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，参与故宫文物清理和接收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。李宗侗出自晚清世家，是名臣李鸿藻之孙、南皮张之万的外孙。他在《戈氏家乘序》中明确其外祖父张同叔先生，初娶戈氏。由此分析，戈氏与南皮张之万、保定李鸿藻也有着姻亲关系。可见，东光戈氏有着众多社会关系、深厚的社会背景，堪称当时富甲

一方的名门望族。

一条大河岁月长。如今，戈氏后代大多在东光县连镇皂户陈村，枕河而居。帆影桨声中，个人和国家、兴旺与衰落，谆谆家训、尘封往事都已消散在时光深处，唯有运河奔流不息，似在为这一切给出了答案。



光绪二十八年《戈氏族谱》目录

## 悲壮的雪村战斗

杨静然 孙福军

连日来，肃宁县雪村战斗烈士遗骸和其胸前深埋82年的女子照片备受瞩目，众多网友看后忍不住泪目。

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，让年轻的他们倾洒热血牺牲于此，又在80多年后，引发众人关注？近日，我市众多文史爱好者翻阅史料、查找相关线索，试图揭开当年雪村战斗的惨烈，还原那一段先烈们浴血奋战的英雄往事。

80多年过去了，那段红色往事依然令人肃然起敬。

## 雪村见证日军罪恶

肃宁县窝北镇雪村，冀中平原一座普通的小村庄。因坐落于盐碱地之上，每逢春季盐碱上升，地面白如积雪，得名雪村。

如此诗意的名字，每每被人提起，却关联着一场悲壮的战斗。

1942年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和太平洋战争的深入，使穷兵黷武的日本侵略军兵员匮乏，财力枯竭。为挽救危局，日军企图以富庶的冀中作为其后方供给基地。于是调集五万余兵力，由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，对冀中腹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“五一一大扫荡”。冀中八分区首当其冲成为敌人“扫荡”突击的重点。

而这时，冀中军区也接到上级指示，各主力部队大多跳到外线作战。敌人的“扫荡”，基本扑空。冀中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、政委王远音，率分区机关和所属23团二营已转移到任（丘）、河（间）、大（城）地区，寻找在饶阳遭受严重损失又失去联系的所属30团，于6月初返回中心区，驻在献县泥马头一带。与30团取得联系后，计划8日会合。随后，部队进驻雪村。

然而，部队立足未稳，就频频收到急报——敌人从梁家村、肃宁县城、献县碱桥及饶阳方向，以数倍于我军的兵力，向雪村来袭，妄图围剿全歼八分区于雪村之中。

6月8日拂晓，敌人以步、骑、炮、空、坦诸兵种配合，向雪村展开猛烈进攻，雪村顿时变成一片火海。30团驻地也被敌人包围。司令员常德善、政委王远音见情况紧急，立即率分区机关和部队且战且走，向河肃路北突围。

从拂晓到黄昏，战斗一刻都没有停止。激战的枪炮声、飞机的呼啸声、人喊马嘶声不绝于耳。司令员常德善抓过一挺机枪，冲在队伍的最前面。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拼杀。

一个又一个的战士倒下了，仍有人呐喊着向前冲去，与敌人浴血奋战。

由于地形开阔、敌兵堵击，常德善的脚、手多处受伤，在最后的突围中，他身中20多弹，壮烈牺牲。政委王远音身负重伤，饮弹自尽。30团政委汪威、副团长肖治国、总支书记沈笑天等为因捐躯。30团警卫连，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，也全部殉国……

## 不朽英魂 可歌可泣

雪村战斗结束后，附近的村民强忍悲痛，自发把家里的炕席拿出来，连夜将烈士遗体集中安葬，同时掩护救治伤员。

雪村战斗是冀中八分区五一一大“扫荡”以来战斗最激烈、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。它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和罪恶，也见证了

军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、浴血奋战、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。

八分区指战员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，浴血奋战一整天，司令员常德善全身20多处受伤，仍然用肩膀顶住机枪向敌人扫射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。政委王远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，为了不被鬼子抓住，饮弹自尽。

常德善是山东峰县人，家庭贫苦，两岁时父母双亲即去世，从六七岁开始就给人家放猪放牛。1929年，17岁的他参加红军，开始给关向应当勤务员，后当警卫员。继而在警卫团升任排长、连长、团长等职，作战机智勇敢。长征中，常德善任红六师参谋长，为阻击敌人追击，掩护主力部队前进，立下了不朽战功。1939年，随120师来到冀中后，任八分区司令员后，在历次反“扫荡”和任河大战役、青大战役中，以机智果敢的指挥，深得民心。

“七·七事变”前，王远音是北平的中学生，地下共产党员。抗战爆发后，参加组织北平抗日游击队，后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任职。他精明干练，善讲善写，是当时人民军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。

雪村战斗的时钟指针虽然早已凝固，但烈士们的英雄壮举无时无刻不在警示着后来人——胜利来之不易。

##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

而今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红色故事依然在续写。

82年过去了，当年掩埋烈士遗体的地方，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每年清明，都会有数不清的百姓和学生前来扫墓，祭奠英烈。2009年4月，肃宁县委、县政府决定，为在雪村突围战中牺牲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、政委王远音等众多先烈立碑建园，供后人凭吊。

多年来，肃宁县也一直致力于雪村战斗烈士墓的管理和保护工作。4月10日，在“雪村突围战”烈士墓迁移过程中，工作人员在31号烈士遗骸胸口处发现一枚珍贵的圆镜，圆镜内夹着一张年轻女性的照片。照片虽深埋82年，但依然清晰。几天后，为了帮这位烈士寻找亲人，南京一美术工作室修复还原了这张黑白照片。一时间，这位烈士备受瞩目，帮助他找到亲人，也成了所有人的心愿。

沧州日报“帮烈士寻亲”团队的志愿者也加入寻亲队伍，他们查阅史料，试图找到雪村战斗烈士的人员名单。但由于记载资料太少，除了已知的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、政治委员王远音、侦查股长杨克夫，第30团政治委员汪威、副团长肖治国、总支书记沈笑天等，没有发现更为详细的烈士名单。

目前，烈士遗骸的DNA提取工作已经完毕，待结果出来后，相关部门会公布联系方式，有寻亲需求的人可联系进行DNA比对，烈士寻亲的最终结果须以DNA比对结果为准。就网传山西女子自称烈士亲属一事，有关机构也已对相关人员进行DNA采样，样本已送往复旦大学。

正如一位网友留言所说，帮烈士寻亲的意义或许不在于能否找到烈士的亲人，而是时刻提醒着后人，应铭记历史、不忘先烈。



肃宁县窝北镇雪村战斗烈士墓